

桐城文脉曾南京

雷雨

方苞出生于康熙七年戊申(1668)的南京六合留稼村,病逝于乾隆十四年己巳(1749),得年81岁。

方苞自幼聪明颖悟,4岁能作对联,5岁能背诵经文章句,6岁随全家由六合迁到南京土街老宅居住。当时的方家生活颇为拮据,据方苞事后回忆:“自迁金陵,弟与兄并女兄弟数人,皆疮痍,数岁不瘳,而贫无衣。有坏木委西阶下,每冬月,候曦光过檐下,辄大喜,相呼列坐于木上,渐移就暄,至东墙下。日西夕,牵连入室,意常惨然。”方苞于康熙二十八年(1689)随父亲回到安徽桐城参加岁试,补桐城县学弟子员。康熙三十年(1691),方苞到京城入国子监,以文会友,名声大振,被称为“江南第一”。大学士李光地称赞方苞文章是“韩欧复出,北宋后无此作也”。康熙三十八年(1699),方苞考取江南乡试第一。康熙四十五年(1706),考取进士第四名。时母病回乡,未应殿试。方苞在由秀才到举人、进士的近二十年内,开馆授徒,家境渐趋好转。他在江宁、高淳置买田地,并在旧宅之上重新修葺整理,取名将园。出狱归来后,方苞曾作《将园记》。

康熙五十年(1711),《南山集》文字狱案发,方苞因为之作序,被株连下江宁监狱,不久,又解到京城下刑部狱,定为死刑。方苞在狱中两年,仍坚持著作,著成《礼记析疑》和《丧礼或问》。康熙五十二年,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,始得康熙皇帝亲笔批示“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”,遂免死出狱,以平民身份入南书房作皇帝的文学侍从,后来又移到养蒙斋编修《乐律》。一位牵连坐罪几乎要被处死之人,居然被康熙不拘一格留在身边为其服务,这也算是方苞颇为奇特的人生经历了。

“《南山集》案”发后,方苞身陷囹圄,友人朱履安、刘古塘“日左右其

间”,而江宁县令苏璵,奉命去逮捕方苞时,在方苞家看到方母老疾多悸,就谎称天子有诏,命方苞入内廷校读书籍,不得顷刻停留。如此颇有人情味的刻意回护,令人心生暖意。方苞入狱后,苏璵又多方周旋,不让方母闻知此事。方苞为此铭感于心,详细记叙在他的《结感录》中。

康熙六十一年,方苞充武英殿修书总裁。雍正二年(1724),方苞曾经回南京安葬母亲,暂住清凉山。多年后,方苞告老还乡,曾作《重修清凉寺记》。雍正九年(1731),方苞被解除旗籍,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,次年迁翰林院侍讲学士。雍正十一年,方被提升为内阁学士,任礼部侍郎,充《一统志》总裁。雍正十三年,充《皇清文颖》副总裁。乾隆元年(1736),再次入南书房,充《三礼书》副总裁。乾隆四年,被遣革职,仍留三礼馆修书。乾隆七年(1742),方苞因病告老还乡,乾隆帝赐翰林院侍讲衔。从此,他在南京家中闭门谢客著书,据说,江南总督尹继善曾登门拜访,都被方苞托病谢绝。全祖望也曾于乾隆十二年(1747)来看望方苞,两人相会于湄园。方苞致仕归里后,刘大櫟写道:“公既归里,幅巾袴襦。冶城之北,有山有湖。水亭风榭,嘉禾扶疏……宾从燕集,不废菑畲。”方苞返乡归里后,曾在清凉山麓营建教忠祠,并在自己购置的祭田里祭祀先祖。方苞解释道:“祭田乃予为诸生、为乡贡士时,陆续购置。服官后,未增一亩也。”乾隆十四年八月十八日(1749年9月29日),方苞病逝,与其兄方舟、弟方林同葬于江宁龙塘。

方苞尊奉程朱理学和唐宋散文,被称为“桐城派的鼻祖”。方苞的散文,以所标“义法”及“清真雅正”为旨归,他的读经、子、史诸札记,以及《汉文帝论》《李穆堂文集序》《书卢象晋传后》《左忠毅公逸事》《与李刚主书》《孙征君传》《万季野墓表》《游潭柘记》等,都写得简练雅洁,无支蔓芜杂之弊,开创清代古文的新面貌,有人甚至说,方苞文为“宋以后无此清深峻洁文心”。但方苞感情比较淡泊含蓄,形象性不足,气魄不够宏大。袁枚讥笑他“一代正宗才力薄,望溪文集阮亭诗”(《仿元遗山论诗》),姚鼐也说他:“阅太史公书,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、远处、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。”

姚鼐于1731年出生于桐城南门一官宦书香人家。字姬传,一字梦谷,室名惜抱轩,世称惜抱先生、姚惜抱。姚鼐先祖姚旭为明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,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,皆载入《明史循吏传》;姚孙棐曾以“五里三进士(姚孙棐、龙鲤门、许鲤跃),隔河两状元(刘若宰、龙汝言)”而闻名遐迩。高祖姚文然,康熙时任刑部尚书,曾祖姚士基,曾任湖北罗田知县,均贤良清廉,辞世皆享名宦祠祀。伯父姚范,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,著有

《援鹤堂诗文集》,学贯经史,与桐城派祖师之一的刘大櫟情深意笃,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经学,跟刘大櫟学文。其祖父姚孔瑛二十六岁时即去世,其父姚淑终生为一介布衣。姚鼐出生时,家庭已衰落。

姚鼐幼嗜学,伯父姚范授以经文,又从刘大櫟学习古文。刘大櫟对姚鼐特别器重,称其“时甫冠带,已具垂天翼”,“后来居上待子耳”。乾隆十五年(1750),姚鼐在二十岁考中举人后,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,直到乾隆二十八年(1763)三十岁第六次应礼部试,才中进士,授庶吉士;3年以后,散馆改主事,分属兵部;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。姚鼐后历任山东、湖南乡试副考官,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。乾隆三十八年(1773),清廷开四库全书馆,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。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,独鼐与休宁戴东原、兴化伍大椿、歙县程晋芳等8人为破格当选。《四库全书》成,姚鼐乞养归里,不入仕途,时在乾隆三十九年(1774),姚鼐此时方才44岁。大学士于敏中、梁国治曾先后动以高官厚禄,均被姚鼐辞却。

姚鼐自乾隆三十九年辞官归里后,往来于桐城、南京、扬州等地,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、安庆敬敷书院、歙县紫阳书院、南京钟山书院,致力于教育,栽桃李李,最后病逝于南京钟山书院,终年85岁,归葬桐城杨树湾。

姚鼐与桐城派创始人方苞、刘大櫟并称“桐城三祖”,被盛誉为“中国古文第一人”“中国古文的高峰”“桐城派散文之集大成者”。姚鼐在继方、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之上提倡文章要“义理”“考证”“辞章”三者相互为用。所谓“义理”就是程朱理学;“考证”就是对古代文献、文义、字句的考据;“辞章”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。姚鼐认为三者的统一才是最高最美的境界,“苟善用之,则皆足以相继;苟不善用之,则或至于相害。”姚鼐主张“有所法而后能,有所变而后大”。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,是对方苞“义法”说的补充和发展。姚鼐提出用“阳刚”“阴柔”区别文章的风格。两大风格相互配合,相互调剂,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。同时,他又发展了刘大櫟的“拟古”主张,提出“神、理、气、味、格、律、声、色”为文章八要。姚鼐所编《古文辞类纂》风行一时,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。

乾隆四十四(1779)年,八十二岁的刘大櫟去世。姚鼐毫无异议地成为了桐城派的核心。他耗尽心血编纂的《古文辞类纂》终于完成,共75卷,是古文辞赋选本,按照文章的应用分为十三类:论辩、序跋、奏议、书说、赠序、诏令、传状、碑志、杂记、箴铭、颂赞、辞赋、哀祭。所入选的作品以战国策、两汉散文、唐宋八大家,以及归有光、方苞、刘大櫟等为主,表明了桐城派推崇古文的传统,为桐城派



方苞文集

树立了散文史的“正宗”的地位,体现了姚鼐的文学主张。这本集子很受人们喜爱,至今仍有很大影响。姚鼐一生勤于文章,诗文双绝,书艺亦佳。姚鼐主持钟山书院期间,还负责撰修了《江宁府志》。有论者称,桐城派古文之传,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,上接震川,同邑刘大櫟继之益振,传至姚鼐则集大成,因此有“桐城家法,至此乃立,流风作韵,南极湘桂,北被燕赵”之说;有人甚至说:“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!”

姚鼐弟子众多,“士子得以及门为幸”,其中最著名的有方东树、刘开、梅曾亮、管同等,被称为姚门四杰。晚清名臣祁廷桢,世人多知他是与林则徐一同主张禁烟的民族英雄封疆大吏,殊不知,他也是姚鼐主持钟山书院时的学生,这位出生于秦淮河畔万竹园的一代才俊,在公务之余,潜心学问,著述多多,主要有《双砚斋笔记》《双声叠韵谱》等。梅曾亮出生于一学术世家,其府邸大致在如今南京明瓦廊一带,有《柏岷山房文集》等,梅曾亮还编有《古文词略》数卷,其《游小盘谷记》《钵山余霞阁记》深得桐城派文风之妙,林琴南说他“微肖柳州”。道光咸丰年间,桐城派在曾国藩及曾门弟子手中又呈一时之盛,一直延续到严复、林纾和新文学的诞生。

桐城三祖,是固定说法。但也有人说是桐城四祖,另外一祖,是戴名世。戴名世因为《南山集》一案,受到严厉处分,其人其文都被遮蔽漠视,后人的记忆是被选择的啊。即使到了晚清,文网稍微宽松,但戴名世的影响力,毕竟不如方苞与姚鼐了。戴名世也曾在南京生活过,大致就住在内秦淮河与白鹭洲公园一带。

方苞的将园、湄园也罢,姚鼐担任山长的钟山书院也好,如今早已踪迹皆无。就连方苞兄弟的墓地,现在也难觅踪影了,唯有在纸上徒留其名而已。姚鼐与焦竑、龚贤等人,还算有先见之明,归葬故里,至少坟茔尚在。



姚鼐书法